

“网易新闻”2014 年 4 月 22 日发布一条消息:“4 月 21 日, 人人网流传一张照片, 一位其貌不扬的老人坐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讲台前, 低头念着发言稿。这位蓄着胡子、一身黑衣、黑布鞋、没穿袜子的老人不是来作脱胎报告的, 而是一名中科院院士, 叫李小文……有人说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 意思是一个沉默、不起眼的小角色, 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这张照片把网民乐翻了, 跟帖很多, 其中绝大部分是“点赞”。

近年来, 有些专家、教授的“神观点”“神答复”“神发言”“神建议”满天飞。人们之所以赋予“神”字, 是他们好像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 所言所论, 天马行空, “王顾左右而言他”, 甚至颠倒黑白, 完全不接地气, 令人无法相信那是出自一个标签着“理性至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口。

李小文院士以如此形象播腾众口, 会不会也是喜欢胡说八道的专家、教授之“神”的另一种反映? 是不是也是一种迂回包抄的炒作新法?

有好事者翻出《经济观察报》特约记者于 2009 年 3 月对李小文的采访报道, 一下把人们



边看边聊

们的疑虑打消掉了。该报道披露了李院士自述的一些经历, 老实说, 许多细节都归不进“高大上”, 或许还有点让主人公“坍台”。我注意到, 基金会提到了华盛顿州内的基尔德(guild)团体。这个英文词儿, 原来指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商业行会, 但这个东西此处实在不能生搬硬套, 因此还是用个音译吧。华州的基尔德并不隶属于基金会, 这多是一些由家庭妇女们组织起来的小团体, 少则三五知己, 多则数十邻里亲朋。家庭妇女并不介意没有社会活动, 她们在闲暇之时举办慈善性质的茶会、舞会、赛马会、网球赛……不一而足, 借此结成一张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其平均筹款规模占到基金会善款总额的 20%, 这意味着几乎每年基尔德团体都能为医院募到上千万美元!

一位老同事在微信上发了部老电影的图片, 是 1976 年美国摄制的《未来世界》(Future World), 讲的是一座名唤“德洛斯”的游乐园中的惊人秘密: 有人妄图通过制造仿真机器人来控制世界, 最后两位记者揭穿了这一阴谋。这部片子 1979 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后公映过, 很是轰动。我当时才上小学, 看得云里雾里, 只记得片中那些在车间里装配仿真人的情景, 把我们吓得够呛。

猛然想起, 我曾经买过的《未来世界》的连环画可能还没扔掉, 一通翻箱倒柜终于在书橱角落里把它给找出来了, 于是喜滋滋地拍了几张照, 上传发微信, 没想到一会工夫“响应云集”, 同学好友纷纷留言, 回忆看片时的经历, 赞叹我竟然还留着这本宝贝。

电影连环画, 也就是被我们叫做“电影小书”的, 曾经是一个年代的风景。和一般的连环画不同, 它不是由画家手工绘制的, 而是将这部电影胶片的关键“画格”直接印在纸面上, 简单地说, 其实就是一本剧情照片集。过去一部电影一旦下了线, 我们便很难再有机会亲近它了。当然, 电台会制作播出部分影片的“录音剪辑”供大家收听, 然而“百闻不如一见”, 最佳方法莫如拥有一本这部电影的“小书”。所以, 在录像、影碟和电脑进入我们日常生活之前的年代, 电影小书可是影迷们的一宗特色收藏。我重又打量了一下这本 1979 年 6 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未来世界》, 60 开的小本, 总共 177 页, 定价 3 角, 首印印数就达整整一万万册, 如今想来, 真

李院士不那么“光辉”的“事迹”, 很大一部分跟我及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重叠, 尤其是有一段对李院士近距离的描绘, 堪称“绘神绘色”: “整个上午, 在他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里, 这位六十一岁的科学家都在不断为坐在真皮沙发上的记者递烟、点火, 而他则坐在同事送给他的小竹椅子上, 用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一再向我们重复, 自己从来

专家的模样

西坡

没有用功念过书, 从来没有努力争取过什么, 从来没有过多过高的觉悟和志向……”其中, 李院士在回答记者关于“当时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吗”的提问时说的话, 最令我印象深刻。他说: “也不是完全没想过, 但基本上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我也没有别人那种要回国大展身手、报效祖国的觉悟, 真的没有, 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来的, 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 叫我们回来, 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多么实实在在的表述!

李院士 2009 年时表现出的“神态”, 跟如今网上疯传照片上的“神态”, 一以贯之, 应该可以排除“作秀”的可能。我相信只有这样真实的人, 才会毫无顾忌地以“扫地僧”形象示人而不感到“坍台”。

女性的知性和感性, 与慈善事业有着一股天生的契合。而社交活动, 亦是欧美传统中, 女性擅擅长的长技, 没有女主人的沙龙, 便

西雅图儿童医院(三)

王晓熊

缺少了慧与美的灵魂。而当女性把这种沙龙传统带领到社会慈善的轨道上来, 又焕发出了无穷的正能量。值得一提的是, 西雅图儿童医院本身是由一名妇女为亡儿创立的, 而我在基金会的访问中所遇到的各级主管都是女性, 其余的工作人员, 放眼望去也多是巾帼人物, 在此间妇女何止是顶起了半边天! 女性走回了家庭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 她们参与社会的方式或与职业女

是个不可思议的数目。电影小书内页照片绝大多数都是黑白的, 彩色的极少, 我印象当中美术片连环画印制成彩色的略多些, 如《大闹天宫》等, 故事片当中我见过的只有北影厂的《知音》等很少几部。

中国的电影连环画, 如果要推鼻祖, 大概得算 1921 年的《阎瑞生》了, 这部影片是根据前一年上海本地发生的一桩凶杀案改编的, 制片方是中国影戏研究社, 由商务印书馆代为摄制。影片公映时, 上海市面上曾发行过一小册《阎瑞生谋杀莲英案全图》, 据我近期所见, 内中印制的 20 幅并非新闻照片, 而应该就是电影《阎瑞生》的剧照, 每幅均配以说明文字, 形制上已经跟后来的电影连环画无甚区别。小册子封面上的一张剧照不见于内文, 这样算来, 作为“中国电影小书之祖”, 这本小册子为早已消失于天地间的影片《阎瑞生》保留了珍贵的 21 帧影像。

电影连环画到了上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非常接近现在常见的电影小书, 区别主要在于内页数量的多少, 那时候的电影连环画不同于后来的那种剧情概述类型, 很多是将台词也一并印入(往往在人物口边印一个表对白的方框内), 因此篇幅显得更大。如黄佐临先生 1947 年导演的《假凤虚凰》, 是一部标准长度的喜剧片, 而它的“电影小书”却有 triples 册, 足足 600 页……

如果你的抽屉里还有那么一两册电影小书, 好好保存吧, 它们也为你保存了那段“消逝的时间”。

事实上, 从网民对于某些专家、教授、院士的“神观点”“神答复”“神发言”“神建议”嗤之以鼻, 到对李院士“扫地僧”的“神态”十分容忍, 甚至欣赏的过程, 充满了“反讽”意味。在中国学界, 不时爆出揩油科研经费、不择手段争院士职务、掂着专家的名号为企业做虚假宣传、学术造假、故作惊人之语、争权夺利等等丑闻, 人们对于那些利用一切机会炒作自己、名不副实的专家教授, 早已丧失了尊敬。因此, 与其说网民对于“实实在在的”李院士“点赞”有加, 毋宁说是对那些“虚火上身”的专家教授的不认同。可以说, 它是社会心理和评价系统对于专家教授的认识, 作了一次微妙的调整。

不以貌取人是对的。专家教授, 不一定西装革履, 也不一定非“土老帽”不可, 更不要要求一定要像西方的法官那样峨冠博带才算体现职业特点, 关键是其思想境界、行为举止、学术造诣与他的身份匹配、对应得起来。否则, 再怎么高谈阔论也没用。

当年辜鸿铭梳着小辮走进北京大学课堂, 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辜教授平静地对他们说: “我头上的辮子是有形的, 你们心中的辮子却是无形的。我的辮子可以剪掉, 然而诸位脑袋里的辮子, 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此言一处, 下面一片静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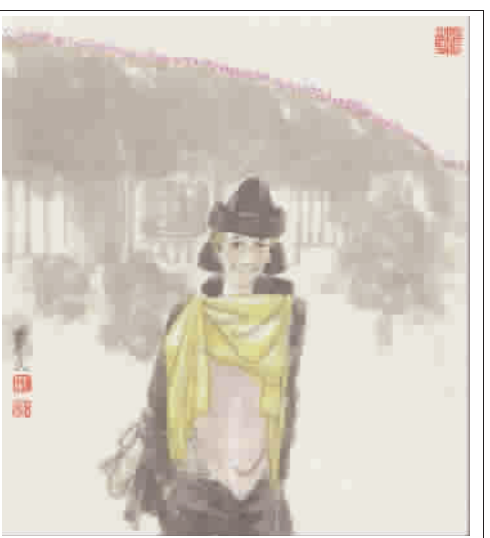
这则有名的掌故放到今天, 和李院士的“神照”参照来读, 别有一种味道。

高贵 孙香我

一个人要怎样才算得高贵呢? 有人有很多的钱, 与高贵无关; 有人有很高的地位, 离高贵很远; 有人有著作等身的文章, 高贵认不得他。奇了怪。一位诗人告诉我们: “高贵不是说你拥有了些什么, 而是指你不屑于低下头颓去得到什么。”哦, 原来这样。

饭局中一桌子人吃饭, 总有人有新的爱好痛点拿出来唏嘘, 它们可能是滑雪、爬山、远足和扬帆出海, 可能是新置办的圈椅和唐式套几, 是一块石、一缕水、一茎荷的经营, 也可能是 Kisosan-miyaku 山下温泉旅馆的浮生半日闲。朋友张先生说: “某天起床, 揣着五万现金和一张十万额度的信用卡跑去哈雷摩托专营店, 居然不够置办一辆座驾, 灰溜溜摸着鼻子上班去也。”众人皆笑。

细想起来, 中年男人偶尔想干那么一两件规矩分寸之外的血性壮举, 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挫败, 但若没有仅剩的折腾劲头, 便是真的对生活低头了。驾轻就熟的日常生活, 固然舒适, 却有老朽腐烂的颓然之感。它们反而不如轻率的狼狽和求而不得的扶额哀叹。所以都雅如 Knights of Malta 爵士, 习惯了身后有管家跟着付账的舒坦日子, 也会无比怀念骑着三轮小摩托, 半开半滑地冲下了山路, 一条路从天亮走到天黑。在既定的生活规律之外, 追求与众



茅草屋上鸢尾花

戴逸如文并图

(▲马姐●牛博士)

▲停! 你想说的我早知道: 过杜甫草堂而不入, 是怕假古董败坏了你的诗意印象。

●对呀, 但这只是“第一章”。那就跳过, 直接进入“第二章”:

你拍的照片里我看到一张法国茅屋, 屋脊上还开着紫色鸢尾花。是, 很漂亮, 这就完了? 你有没有想过与你下乡劳动见过的茅屋有什么两样? 是胡乱铺上去、很粗疏的样子吗? 是呀, 工艺考究着呐, 很厚实, 也很结实。如你所言, 英国、南非也有茅草屋。荷兰贝亨市湖区公园艺术家村里聚集了十七座各具风貌的茅草屋。你想, 这种茅屋升级版还容易被秋风所破吗?

屋脊之所以种鸢尾花, 不光图漂亮, 还能防漏。在茅屋顶种花的,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都有。如日本, 除了种鸢尾花, 还有种百合、萱草和韭菜的。是, 你在浮世绘里也见到过吧。

住在这里面的居民会像杜甫那样狼狽不堪吗? 茅屋原本带给你的联想仅仅是贫穷, 而升级版的居民却都是富人。所以, 不在初级阶段止步, 甚至抛弃, 茅屋也会有今天。

不同的体验, 几乎是每个人的执念。只要有心, 只要愿意, 就能获得不同体验, 端着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和情怀。吃喝玩乐, 总有人比常人更挑剔更矫情。比如面料一事, 大多数高级时装成衣品牌都在采用 19 微米羊毛, 而有些人却执意选择直径小于 13 微米以下顶级美利奴羊毛织物。比如喝茶一事, 山顶云雾茶对比低纬度茶叶, 这种细微区别和体

矫情有道

费拉拉

验并不由价格来区分, 而是主人闷骚入骨的事。比如有人请客喜欢标新立异, 她在废弃的红酒软木塞背上划一刀, 插上卡纸充当座牌, 还在顶上安一支自己种植的香草让客人随意摘取。再比如有人得意洋洋从英国工厂店背回来 W 牌餐具, 打折时 1 镑一个, 却从巴黎不计成本运回来新鲜甜品, 亦是独特的下午茶待客之道。

在生活的不同层面, 人们总在用最初级的形式感讲述遍地漫疏花的故事, 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折腾, 在证明, 我来过, 我存在着。



夜光杯

今宵灯谜

吴伟忠

居家男人

(三字房产名词)

昨日谜面: 顿悟

(三字新词语)

谜底: 马上体

(注: 体, 体悟)

中央电视台的“远方的家”栏目正在热播, 我很喜欢看。其中, 有一集是拍摄探访湛江徐闻的一个长寿村落——金土村。这个长寿村的村民最喜欢吃的食品是番薯饭和新鲜的海鱼。特别是当地盛传的一个长寿菜叫“鲜鱼血”。

什么是“鲜鱼血”? 我和采访的记者一样, 充满着疑惑。当地一位长寿的老大娘带着记者去看他做“鲜鱼血”长寿菜。当大娘掀开锅盖时, 我看得真切: 原来锅里煮着四五条类似“沙尖”的鱼。“哦, 原来是清水煮鲜鱼啊。”记者可能和我一样, 感到十分不满足, 于是他们向当地擅长做鱼菜肴的资深厨师陈小龙请教。陈师傅告诉记者, “鲜鱼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只是有两条必须遵循的: 一是作为

食材的鱼一定要新鲜, 活鱼宰杀以后一定要在 2 至 6 小时之内烹制, 这样的鱼肉既鲜美, 又利于人体消化吸收。二是人们吃鱼一般都只吃鱼肉, 把鱼骨、鱼鳞、鱼皮都在烧制之前剔除掉了。其实鱼骨含有丰富的钙和微量元素, 鱼鳞和鱼皮含有较多的卵磷脂和胶原蛋白, 可以健脑和美容。金土村人的“鲜鱼血”就是将这些对人体有好处的部分, 同鱼肉一起都煮在一锅汤里, 汤又是易于人体吸收的食品物态, 老少皆宜。怪不得金土村的人多长寿了。

“鲜鱼血”使我联想两件和潮汕地区食俗有关的事: 一是少时在家

时, 记得母亲煮带鱼时, 只去掉内脏, 带鱼身上的银白色油脂和鱼肉、鱼骨一起煮的, 这和金土村人的做法相似。带鱼身上的银白色油脂, 含有一种抗癌成分——“6-硫代鸟嘌呤”, 对白血病和癌症有疗效。当然, 嘌呤对痛风

的人是会加剧的。二是潮菜中的“鱼饭”也是一种类似“鲜鱼血”的做法。所谓“鱼饭”过去就是指刚离网的鲜鱼不经打鳞、刮肚、去腮, 装于竹筐或竹筛内, 用海水或盐水煮熟的海产品。当然, 现在海水也没过去纯净了, 做“鱼饭”也开始剖肚去内脏了, 煮好的“鱼饭”也有条件放冰鲜柜中了, 冻乌鱼、冻红目鳞鱼、冻巴浪鱼都是鲜美本味的鱼饭。



七夕会 美食情怀